

黄河知音共白首

——《静斋笔记》代序(上)

□马国福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生命历程中总有一方“桃花源”，这“桃园”或许是“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或许是一方孤独的木窗，或许是一方坐忘岁月的阳台，或许是一页纸、一杯茶、一曲琴，正是这些空间和心境组成了贾国龙和易美珺精神时空最明亮的底色。这不仅仅是他们夫妻行吟三江源头生命之旅的集结，更是他们在黄河岸边沉思生命过往的独特表达，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文明日渐式微的一曲深情挽歌。

我自认为通过多年的交往，对国龙夫妇是很了解的，他们为人热情、真诚、重义气、重情义。国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豪放粗犷、豪情满怀的游侠，当我出于对友人的敬重，一个字一个字逐篇通读全书文稿时，我发现我对他的认识是片面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文字世界的他情感如此细腻，他的心里藏着一根绣花针。他对一些细节的刻画、场景的描摹，故事的叙述有极强的感染力。他以真实的笔触、细节、场景、情感如绣花一样用蒙太奇的手法还原出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让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停泊在那些早已消失的风物场景中，很多篇章中的细节让我眼眶湿润。他无意为70后、80后代言，但是那些消失在光阴深处的绵密情感无形中代言了一个时代的集体乡愁，代言了一个群体青少年时代的共同情感记忆。他的文字是质朴的，有如青海高原的泥土，正是这种质朴的情怀精准打捞往事，将一幕幕乡村画面投射在我的星空，令我久久共鸣。

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心中若没有眼泪，就写不出对这个世界的爱；只有深刻体验过生命酸甜苦辣的人，才会懂得以感恩的心善待这个世界。可以说他和我的经历大都很相似，我们有着共同的心路历程。当我读到他父亲送他上大学离别的那一幕场景，到脑山地区换粮食的情景，到县城粮站交公粮受屈辱的情景，姊妹们坐在父母跟前拉家常的场景，发小们在夜晚的麦田里喝酒畅想未来的场景，刚参加工作时在花石峡单身宿舍思考人生等诸多场景后，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我。是的，他的真诚打动了我。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国龙夫妇对日常光阴的深切洞察，在平凡中见奇绝，在凡俗中透视生活，写出了打动我们内心的文字。

国龙有颗感恩的心，在对故乡人文、人物、职业生涯中的同事、朋友、伙伴的描写中均体现了他真挚深厚的感恩之情。他以感恩之心前行，行稳致远，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生于斯长于斯，故乡是一种矛盾而又辽阔的心情。从版图意义上讲，故乡供养我们的肉身，也滋养了我们的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就是热爱这方土地，感恩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敬畏这方土地上的日月星辰、天地伦理。故乡的山川、草木、风土、黄河、白雪等都是他伟岸的文化教父。

以前偶读到蒋文定《湘皋集》卷三十六的遣怀诗，内有“忙处人多闲处少，谁知闲里好光阴”两句，觉得意思颇好。因翻了点资料，方知脱胎于宋人语“忙处人多闲处少。闲处光阴，几个人知道”。然此好语言的作者，《草堂诗余》说是秦少游，《花庵词选》说是王晋卿，只得诵其诗而不知其人了。后在丛书集成里竟然翻出两卷题为《闲处光阴》的旧笔记，虽作者署“抔沙拙老”，未详何人，然据光绪二十四年许颂鼎的序，知为道光时人彭邦鼎。所题“闲处光阴”四字，足可知意趣之不浅也。然其

所记却以前清之典制为多，反倒是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稿本之流传始末，以及“胜国名妓马湘兰”私印之刊刻缘由，等等，可轻松地读过。

其自序云：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以足疾乞假，历十有一月，官无驱使，私无营谋，数十载欲闲而未得，今以疾故，乃获静领其趣。夏之日，晨起最早，盥漱讫，取研净涤，磨墨一池，有所忆，辄以片纸记之。饭罢，则就北窗下卧，不复搦管，秋气既爽，并此皆废，陶靖节自谓羲皇上人，度其情致，未必大过我也。”故知斯人之闲处乃从病假来，然世俗人鲜能有此

闲处光阴

□苏姝

胜因，为着自己的功业，间或也为着旁人的名望，忙肯定是不可相免的，只得偶尔地偷一点闲而已。如在一个月夜，放下手头的事，息掉心间的虑，独歇在自家的园地里，这才发现久已未见的蔷薇已早开了，虽究竟不免朝花夕拾之伤感并悔意，然相较于错过则还是幸甚的，可有个沁心的莞尔。或推掉了酬酢，在躺椅上，看半截久已想看的书，虽说白浪费了几个可资进身的钟头，而这劳人暂得的闲趣实在好过几十年的尘想。此者本已可喜，若再能写下来，自更好了，盖其“为闲趣所寄，异日咀之有余味也”。

绿茶画名家书房·朱永新

1958年生，教育家。



滴石斋 朱永新先生在教育 and 阅读两个领域孜孜耕耘，笔端勤勉，思想沉稳，对事业坚持不懈，真有“水滴石穿”的精神。



新书快递

担头看花

陆灏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钱锺书的猫、俞平伯与侦探小说、容庚被逐出北大、以赛亚·伯林的初恋、黄裳五次题跋的《印存玄览》……有趣闻，有史事，有藏品，搜罗挑剔之间，在在都是活泼泼的精神气象。书中特别收录钱锺书批改的校样、卞之琳寄作者信札、方重旧藏英文书等，令人大饱眼福。

东嘉故事谭

方韶毅著
文汇出版社

东嘉是温州的旧称。虽然有地域的限制，但并不影响这本书有全国性的意义，因为所谈不乏夏承焘、苏渊雷、朱维之、赵瑞蕻、赵超构、唐湜、黄宗江、缪天瑞等国内现代名家的著作。此书从小处着手，钩沉爬梳，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颇有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民国学人研究。

杖藜集

朱航满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38篇当代文人事迹、作者读书心得组成。钱锺书、吴小如、扬之水等名家书房，汪曾祺、钟叔河、谷林、黄裳等名家手迹和墨迹，缤纷呈现。捧读本书，如随作者逛冷摊、拨寒灰、访师友，一盏茶、一盅酒、一席话，周游于书的世界。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日]吉见俊哉著 王京、史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日本国内传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从学界到产业界的震荡。尽管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一波巨大恐慌也让不少有识之士重新审视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重理轻文的问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前东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社会学家吉见俊哉的这部著作。

《顾廷龙日记》中的钱锺书(十二)

□钱之俊

上海时期，钱锺书除遇见“合众”，还“偶遇”胡适之。这在钱锺书的人际交往上是件大事，虽然，胡适晚年说他从未见过钱锺书。

《顾廷龙日记》并未记钱锺书与胡适之的见面情形，但他们见面的地点正是在合众图书馆。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有提及钱锺书去合众图书馆，“锺书工作忙，偷空读书。他正在读《宋诗纪事》，还常到附近的合众图书馆去查书”。(杨绛《怀念陈衡哲》)更重要的是，文中提到钱锺书在“合众”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胡适之：

不久后，锺书对我说：“我见过胡适了。”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图书馆去。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为他们介绍的。锺书告诉我，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我有一本红木板面的宣纸册子，上面有几位诗人的墨宝。我并不想请胡适为我用墨笔写上这样的诗。所以我想，这胡适很坦率，他就没想想，也许有人并不想求他的墨宝呢。可是他那一小方纸，我也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罗家伦赠锺书的八页大大的胖字一起毁掉。(杨绛《怀念陈衡哲》)

从近年披露的最新材料分析，钱锺书与胡适之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正是合众图书馆，时间在1948年10~11月。杨绛所记见面情形大致是对的。第一次见面后，在胡适离开大陆前，他们在上海至少又见了两次面。杨绛《怀念陈衡哲》文中也有提及，那是胡适去美国前，钱锺书夫妇到任鸿隽家，胡适也在，大家聚谈形势和个人去留。钱锺书和杨绛早已决定留下，任鸿隽夫妇一年多前才从美国回来定居，也决定不走，只有胡适不便不走，没过几天他就去美国了。离沪之前，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葵在家请胡适，钱锺书作陪。上海的三次见面，给钱锺书留下深刻印象，晚年他记忆犹初。